

第一次参加创作学习班之忆

■陈志泽

1973年的一天,我突然接到《福建文艺》一个通知,要我到福清参加全省文艺创作学习班,这真叫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山区业余作者喜出望外!这是我首次跨出山门,进入一个宽广的文学天地啊。

那一次学习班的学员有张胜友、黄文山、叶志坚等我知道名字的作者,我与黄文山同住一室。也就在那时,我认识了我所崇拜的郭风、何为、《福建文艺》主编老苗——苗风浦。一进学习班,老苗就告诉我写作的要求,说是诗歌组的负责人陈钊淦病了,要过几天才来,我写出来后,可将稿子送郭风审阅。浑身是劲的我,才两三天工夫便写出了一组诗送到郭风老师面前。郭风看了一遍,点了点头说:“我看可以。”接着便同我随意交谈,询问我的创作情况。他那么慈祥、宽厚、朴实,用亲切的目光望着我,我的紧张霎时烟消云散。因为认识郭风,再加上我的诗得到他的首肯,

我太高兴了。我准备在福清逛逛就凯旋德化,可恰巧在这时陈钊淦老师来了。这就是看中我的诗、查我姓名、要我到学习班创作的诗歌组负责人,高个子、文质彬彬。他热情地同我握手。听说我已完成任务第二天就要回去,他稍事休息之后便看我的诗,很快地就找我。我期望着他的赞赏,他却只朝我微笑,好一会儿才说出一句:“你的诗……”他斟酌了一下,接着很温和地说,“不很理想”。我完全没有被否定的思想准备,一时说不出话来。“立意比较一般。”他对我讲了诗的立意,接着指着几个地方,心平气和地说,“你看看,比较浅白,形象性和准确性是不是还欠功夫?”“怎么修改?”我强忍着不悦。“再写一些看看。”言下之意很明白,这一组诗不好改了,得丢掉。我差点发火,这组诗可是郭风肯定了的。我很不礼貌地转身走了,回到房间“砰”地关上门,同屋的文友关切地问道:“审判结束了?怎么样?”我嘟哝一声:“枪毙了!”便倒在床上……

被陈钊淦整得好苦呀,我简

直无法忍受。“我回去写吧,要能写出来,我将稿子寄来。”我向他恳求道。“不行。”他仍是微笑,但态度明朗,毫不退让。“别急,你能找到好题材、好构思的。”他那微笑有魅力,终于把我镇住。他对诗的讲解不时萦绕在我耳边,令我寻味,令我咀嚼。我冷静了下来,心里明白,我从郭风那里得到了鼓舞,他却给我压力,异曲同工,都寄托着真诚的希望……两天之后我果然写出一首新作。憋足劲之后一气呵成,写得蛮长的,自觉满意,急急去敲老陈的门。老陈伸出手来把我拉了过去,随即看起我的诗稿。我看到他的微笑逐渐地弥漫到整个脸上:“不错,不错,这一首不错。”我真的可以凯旋了。那天早晨,我这个极少离家的山区“乡巴佬”,早早地要回家去了。老苗和好几位编辑、学习班的文友为我送行。他们直送到楼下大门口。老苗是个山东大汉,可他久久握着我的手,叮嘱我要不断地写……令我感受到一种暖人心胸的关怀,简直如同母爱!

在一次次日行千里的“采风”中,我们认识了一处处历史遗迹,欣赏着一件件文化瑰宝。我们邂逅邯郸学步燕国少年、失意蛰伏的柳柳州、至圣先师孔子、文坛全才苏东坡……这些看似零散的知识碎片,无意间在儿子稚嫩的世界里打开了一扇窗。他开始渴望探索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。他会对着家里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,默默观察地形地貌;也会静静地坐在懒人椅上,翻开《如果历史是一群喵》,时而眉头紧锁,时而咯咯一笑,还会偷偷拿走《明朝那些事儿》,躲进房间静览元末明初风云。

阅读也在悄悄反哺他。有一次科学课上,老师提问赵州桥的建造者,很多同学答不上来,有人说是李冰。儿子立即纠正:李冰修的是都江堰,赵州桥是李春造的。放学后,他津津有味地跟我分享课堂互动的细节。还有一次考试,要求填写历史人物的名字并解释寓意,他很快就想到“朱元璋”,清晰地写道:“朱是‘诛’的谐音,元指元朝,璋是锋利的玉器,取名就是要成为诛灭元朝的利器。”类似的经历还有不少,我能感受到他慢慢变得自信、开朗。

阅读时,我们俩都格外投入。这样的模式一晃持续了一整年。我时常读得口干舌燥,累得想“罢演”,可每次看到孩子期盼又央求的眼神,又硬着头皮坚持下来。在完整读完三轮后,这场漫长的纸上旅行才算正式落幕。

可每当孩子和我聊起三山五岳、江南四大名楼时,我便觉得一切都值得。有些路,走着觉得漫长,走完了才发现,它早已画进了我们父子之间那幅最温暖的地图里。

“六一”的站台

■李金范

六月的第一天,把这个隆重的日子送给最可爱的孩子们。

我早早醒来迎接这个特殊的节日。打开手机,几条红色信息映入眼帘,我随即点开:“老师,祝您儿童节快乐!”我一看备注——这不是我二十年前的学生吗?紧接着她又发了一张照片,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,手里攥着一个气球在笑。“老师,我家小宝也过六一。”合上手机,忽然一种滋味涌上心头。时间哪儿去了?

节日必须有仪式感,我换上漂亮的衣服出门,还在学校门口,老远就看见电子屏上滚动着“欢度六一”,心潮又是一阵涌动。操场上舞台早已搭好,音响里罗大佑的《童年》从走廊这头飘到那头,也走进我心头。经过教室门口,里面彩带和气球挂得满满当当,孩子们正在分糖果,叽叽喳喳的,像一屋子小鸟。

我走进教室,一个扎马尾的小姑娘跑过来,仰着脸喊:“李老师,您今天穿得好年轻啊!”我笑道:“和你们一起过节。”

孩子们正在化妆,我找个座位坐下,安静地看着,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到老远。四十年前的“六一”,我也是这样兴奋得睡不着。那时的我扎着红头绳,穿着白衬衫蓝裤子,天没亮就爬起来。我胸前别着学校发的两朵大红花,站在学校水泥舞台上,和同学们表演唱歌跳舞,别提有多高兴。下午学校还专门给孩子们播放一场电影《少林寺》,我第一首学会的歌曲就是《牧羊曲》,至今还能唱上几句。

三十年前,我第一次以老师的身份过“六一”。那时刚二十出头,还没结婚,站在学生中系上红领巾,还以为是大孩子,我和学生们一起玩各种各样的游戏,输了被罚唱歌,比孩子们还放得开。我把童年“握”在手中,发现童年早已溜走。

十五年前,我带着小儿过“六一”。那时的儿子还紧紧攥着我的手心,生怕一不小心走丢。我们逛商场买玩具,我们去游乐园坐旋转木马。吃自助餐时,儿子和我抢牛排。往事历历在目,昨天还挽着我的胳膊所留存的余温,如今早已冷却。

三十年弹指一挥间。不承想,讲台这一位置,一站,就是一辈子。

走廊上,一个小女孩气喘吁吁地跑过来,她拽着我往前走,说:“老师,快来,节目开始了。”我跟着她,不由得加快步伐,呼吸急促。

坐在舞台下,阳光正好。我坐在台下静静地看着每一个孩子认真地表演。我看着看着,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。时间是一条河,“六一”,就是这条河上最热闹的渡口。每一年,都有一批孩子盛装而来,系上红领巾,拿到奖状和糖果,然后欢天喜地地过河去。

可每一个过了河的孩子,身上何尝不带有我一点影子!他们记得我教的字,记得我说过话,甚至在二十年后的“六一”,还记得给我发一条消息。这,就足够了。

掌声一浪高过一浪,又到了舞台谢幕的时刻。我站起身来,眼睛不自觉地模糊起来。忽然觉得,这个“六一”,和四十年前的那个“六一”,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不同。

渡口的风一直在吹。只要“六一”的站台还在,我还是那个渡口的摆渡人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

陪儿子在书里走遍中国



(视觉中国)

■赖东胜

同事闲聊时,阿文说起近一年带孩子游览了两个省八个市。我笑着说,我用整整285天,带着孩子在书里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——既见识山河锦绣,也领略风土人情。

我们共读的是《大中华寻宝记》。这套儿童地理科普漫画,讲述米克、果果等少年和一群可爱的中华神兽,走遍全国各省寻宝探险的故事,穿插着当地历史、地理、美食与民俗,轻松又长知识。

陪读的日子里,我既要当导游,还要做“声优”,一人分饰多角。既要模仿不同角色的语气语调,又要衔接旁白,让孩子身

临其境、乐在其中。我们的第一站从家乡开始:驻足福州三坊七巷,感受八闽底蕴;探访泉州崇武古城,体会海城豪情;穿行在方圆土楼间,品味客家文化。我带着他在书中寻宝探秘,也用一个个小问题,让他记住各地地标与特色美食,让他流连忘返、回味无穷。每晚临睡前,我还故意吊他胃口:“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明晚分解。”

第二天晚上寻宝故事开讲前,儿子总会缠着我。就连陪儿子洗澡的间隙,他也会兴致勃勃地让我出题考他。我专挑他已经掌握的知识来问,他每次都能答对。洗完澡后,他便心满意足地回到房间,等着新一轮的冒险。